

## 关于N号房事件的一些思考

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20-03-29



近日来，N号房事件一再发酵，它自一个重大刑事案件开始，逐渐引发了全球性的舆论风暴，关于这起案件的经过不再赘述，我们在此仅从一些特定的角度提供自己的思考。

### 一 关于掌控欲和女性困局

社交网站Telegram在这起事件中成为了罪恶大行其道的乐园。N号房的运营者将房间里的女孩称为“来月经的东西”、“奴隶”并威胁她们拍摄淫秽物品。其中大部分受害者为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有11岁。视频里有像狗一样叫着的女童们，还有在男厕所里裸体躺在地上的女孩，盯着摄像机拍摄自慰的视频是最基本的，每段视频都会露出性器官。除了这些，还有偷拍熟人女性的照片视频等等作为基本的入会途径出现。

N号房中发生的种种行为令人发指。施暴者将女孩们称作“来月经的东西”，并毫无顾忌地对女孩实施各式各样的侵害，这无异于将女性商品化。对于他们而言，房间里的女性已经被开除“人籍”，她们不是应如何进行平等对话、意愿被充分尊重的独立个体，而是可以肆意打骂侵犯的奴隶和物件。他们追求的与其说是情色的刺激，不如说是高高在上的掌控感和肆意行使权力的快感。依照福柯的定义，权力的高低是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对方的抗拒的影响，向对方实施自己的意志。在N号房中，施暴者实施犯罪行径的过程也就是将受害者异化为权力的客体，满足自己扭曲的控制欲和支配欲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受害者生而为人的属性已经被尽数剥夺，把她们称作“奴隶”和“东西”也进一步将这种物化进行自我合理化。在这场游戏中，他们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上帝，而她们只是任人摆弄的蝼蚁。

如果溯流寻源，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称呼在历史长河和现代社会里的点点踪迹。但是它太过于隐秘，早从女性出世伊始就通过父母师长之口和社会只言片语的宣传渗透进了她们的神经中、潜意识里，成为了摆脱不掉的梦魇。“女孩子要自爱，不能随便把第一次给出去”是将女孩简化为一层膜，视若珍宝地珍藏着，当做献给男性的礼物；“中国女孩只属于中国男孩”是将女孩视作婚恋市场上的稀缺资源，要牢牢掌握在手中，不允许外流……一直以来，主流舆论发出的均是男性的声音，女性失声，被排挤为边缘的第二性。即使出现在男性的话语中，也是以被男性凝视的角色出现，成为被男性评头论足的花瓶或恐龙，想要凭借姿色获得经济地位的拜金女，亦或是努力成为男性却又有所缺失的中间存在。从古至今，社会环境一直遗留着女人不如男的看法，给女性加上无开桎梏与枷锁。潜意识中对女性的贬低与习惯性的物化，也无形中助长、满足了N号房男性扭曲的控制欲和支配欲，让他们无需寻找更多的理由，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将自身的恶行合理化。

23日晚，韩国SBS《8点新闻》公开了N号房主犯，被称为“博士”的赵主彬（音译）的身份。这位赵主彬毕业于首都圈某工业专科学校，担任过校报主编，在大学里执笔过多篇时评类文章，其中还包括如何防范性犯罪的文章，在社团里可谓是意气风发。他还积极参与了帮助孤儿和残疾人的志愿者团体活动，并在该团体中担任团长职务。谁都想不到的是，这个平凡普通，在旁人看来“善良”的憨厚朴实优秀男青年，竟然是对女性伸出魔爪的恶魔。

与N号房类似的险境从未离中国女性远去。在N号房被爆出后，中国现存的“扫楼打胶”和偷拍亲生母亲、姐妹的产业链也被发现。很多女性只是把鞋放在了大门外，或者只是有一个“不懂事”的儿子或兄弟就会被窥视，甚至变成色情网站上任人评说、挑逗的物品。事实上，许多中文色情网站上都存在“偷拍专区”，其中的图片或视频来自地铁/公交，来自酒店，来自公用卫生间，甚至来自租的房子，女性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可能存在着暗中窥视的摄像头。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着迷奸药的产业链。一些人给女性下所谓的“失身水”，以此达到迷奸的效果，而这些药物对于受害者来说常常有着极强的副作用，有些甚至牵涉到毒品的成分。同时，根据网友的举报，国内的多家网站也存在着女童的不雅信息，一些网站可以通过充值获得浏览权限，以此从伤害女童中牟利。就在几年以前，游戏“小花仙”中也有诱骗幼女裸聊的现象。以上种种，中国女性面对的现状并不比N号房好。并且，这并不是女性“好好保护自己”能够避免的危险。

普通人、甚至一些看起来正义驳斥性犯罪的高知也可能成为侵害女性的罪犯，这一结论实在过于可怕，也进一步折射了女性安全的困局。试问，女性的一生会接触多少人？这些人中又隐藏着多少将厌女症发挥到极致、对女性实施侵害的人？他们可能是和蔼可亲、对你关怀备至的长辈老师，也可能是彬彬有礼的男性同学，可能是你抱有好感的那个他，也可能是擦肩而过的路人甲.....恶魔可能潜伏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一跃而起给你致命一击。但是你不知道这群恶魔是谁，你也未必识破得了他们的伪装。你不知道那张长满青脉的脸孔背后究竟是真心还是恶意。你也不知道有谁值得你信任。你只知道，搭乘电梯时，可能有一双紧握着沾满乙醚纱布的手，随时准备捂住你的口鼻；走夜路时，可能有一双眼睛在暗处注视着你，一双足跟随着你的脚步，随时准备把你拖到一个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打出租车时，可能那双对方向盘的手会将车子开到偏僻之地，让你求救不得；坐地铁时，可能有一双手正握着手机，跃跃欲试地企图拍你的裙底；住旅馆时，可能暗处装配着一个针孔摄像头，随时准备将你换衣服图像传到某个群里；甚至面对面吃饭，也可能有一个背包里装着迷奸药，它的主人随时都可以趁你不注意之时，将药混入你的饮料中.....

当然，也不乏有网友提出，女孩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也有网友表示如果是自己就不会给别人侵犯自己的机会。但这些说法客观而言都只是拉远了自身与受害者的距离，以一种某种程度上高高在上的姿态有意无意地将受侵害的原因归于受害者自身“不小心”“不注意”，本质上依然是“受害者有罪论”那一套。试问这些侵害方式多种多样，手段层出不穷，真的有人能够完全防范吗？难道女性要一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搭乘电梯，夜晚不外出，不打出租车，不搭乘地铁，不住旅馆，甚至不和任何人接触吗？也许又会有网友指出，这样的男性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男性还是很友好的嘛，你们会不会太敏感了？暂且不论26万在韩国男性中所占比例之高，问题在于，无论比例多低，只要一个心怀不轨者就足以让你崩溃，让你陷入困境之中。

## 二 关于女性的集体发声

最初报道这件事的，是韩国两名女大学生“追击团•火花”。她们从去年七月开始潜伏调查“n号房”，监视两个月后，她们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并以此捅破了“n号房”的罪行，也是她们确认了赵主彬的犯罪事实，协助警方将其绳之以法。

“n号房”事件被曝光后，不仅仅受到了韩国国民的关注和sns（社交网络平台）上的广泛，更是引发了韩国女性以及世界女性大量的发声与行动。

韩国本土最大搜索引擎Naver上N号房登上热搜第一，人们对其表达厌恶的评论也有用户呼吁与海外媒体联系以拓宽报道范围及关注人群。人们做出清晰简洁的图像，在Instagram上进行相关tag的接力。推特上N号房事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使其他国家的人也能了解相关信息，且登上全球趋势热搜第一。

同时韩国民众通过“青瓦台国民请愿”平台发起请愿，要求公开“n号房”运营者的个人信息和外貌以及请愿公开所有加入这些房间的“会

员”的信息。截止至3月25日，两项请愿的支持人数分别已经达到260万人和188万人，是该平台参与人数最多的请愿。

而对N号房事件进行的讨论和发声也不仅只在韩国。推特上的热搜和翻译，以及中文互联网中微博上大家的翻译、传播和讨论，都使得该事件受到了超越国籍的关注。N号房能够受到多国民众的关注、讨论以及共同的愤怒表达，不止是因为其恶劣程度，也因为全球女性共同面对着同样的困境。我们看见N号房事件，我们也看见国内女性遭受的问题：#中国女性请愿公开91偷拍者名单# #chinawakeup# 的话题被讨论，@梁钰stacey等博主曝光发布偷拍的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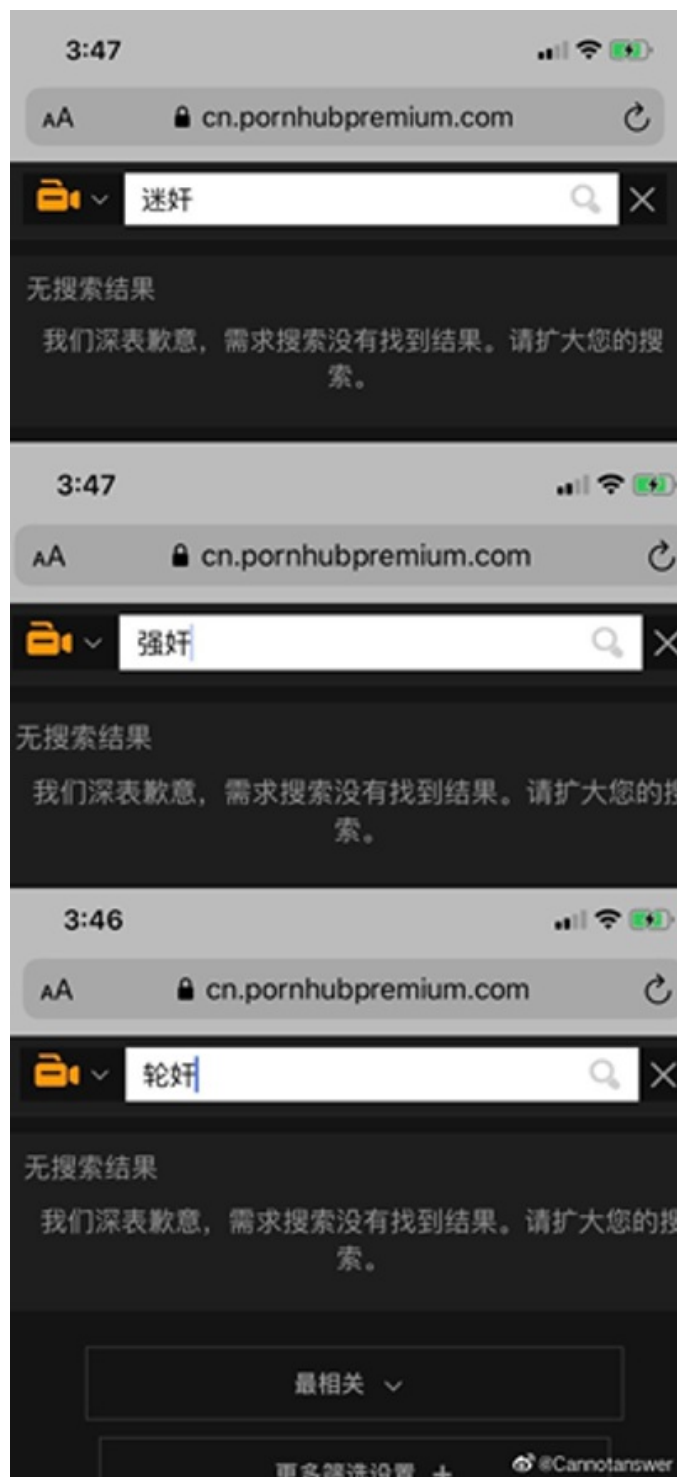


推特上，中日韩姐妹们共同反对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事件，不仅为自己的问题发声，也为对方所经历的苦难发声。这个时候，女性站在一起，去反对性别暴力，去反对充斥着厌女文化的社会；这个时候，不再只有东亚男权三兄，更有并肩作战的东亚三姐妹。



N号房曝光之后，出现的是女性大量的发声和行动，韩国女性的、中国女性的.....驱使着我们的不只是这一个事件带来的愤怒，我们想要的也不仅仅是这一个事件的公正的结果。我们发声，我们行动，为了N号房事件的解决，也为了N号房不再发生，为了一步步地改变厌女的社会。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发声是有效的。在国民共同请愿后，运营者赵主彬（音译）的身份及外貌得到公开；总统文在寅表示，对N号房事件，不局限于管理人等要对全部会员进行调查；韩国政府将在3周内为事件受害者更换身份证号码，以保护其人身安全。在中国，通过姐妹们共同的努力，以正当渠道表达诉求，P站自带的搜索引擎内屏蔽犯罪性关键词。



### 三 关于男性与厌女

我们能看见我们的胜利，但也能看见令人作呕的言论。对于受害者所经历的苦难，涉事者只是无动于衷，甚至觉得自己委屈，进而责怪受害者。



那么没有参与N号房的男性呢？在新闻报导后，P站上关于“telegram”“n号房”的搜索量剧增；微博上出现大量相关账号。没有参与不是因为有良知，却是因为没有渠道。更有韩国男性在面对自己的女朋友表达的愤怒后，产生“她是不是太女权了”“我是不是应该分手”的想法。





在女性反抗指责这样的男性凝视与男性实施的猥亵乃至性侵权行为时，常见的一个来自男性的回应是“不要一棒子打死所有的男性，实施性侵的是罪犯/韩国人，你不要转移到中国男性身上”，然而，导致犯罪的正是基于性别的权力差异与整个社会的厌女文化，而这种文化是男权社会所共有的，并不会因国家而有所区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以上这些微博账号不可能是韩国人创建的。虚拟世界的匿名交易使得男性与屏幕另一端被奴役的女性更具有了一种割裂感，“反正侵犯她们的又不是我”，这样的心态减轻了罪恶感，然而性欲却不曾因为犯罪而减退，于是总有各种各样的产业以此牟利，并因此伤害到更多女性。

现实是如此的割裂，一边是女性奋力地行动以改变厌女的社会，一边是男性不加反思甚至持续地强化厌女文化。是因为厌女文化只迫害女人，也只带给男性利益吗？答案是否定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枷锁是套在每个人、每个性别的脖子上的。

而关于改变厌女症，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也阐述了，“超越厌女症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女人的路径，一条是男人的路径。”和现实相符，女性在发声、在行动：描述自己的困境，表达厌女社会的问题，展现自己的愤怒，提出改善和解决的方法。

但“男人的路径”呢？好像绝大多数男性都没有走在这条路上，倒是在朝反方向用力。性别暴力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女性的暴力，都是由男性实施的暴力。所以，要纠正暴力行为，改变厌女文化，男性的的确确是需要明白：她不是一个性玩具，她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女人也是人，她（和ta）和他是平等的，不是可以被蔑视的。改变这件事情，是要从教育男性开始的。

今天的中文互联网语言环境正呈现逐渐萎缩与逐渐两极化的趋向，许多人会在女性为这样体量惊人的犯罪而发出呐喊时巴甫洛夫式地发出“拳师又来啦”的声音，而漠视女性在一系列事件中经历的伤害和承受的苦痛。如果一位男性真的自以为支持性别平等，那么他至少应当反省他以一位男性身份在成长过程中所得到的性别红利，并且意识到女性因为这样的性别红利所遭受的损失，进而反思是怎样的结构与文化造成了这样的不平等，而不是将任何为女性发声的声音打成“田园女权”，或是对于女性遭遇刻意或无意的忽略。挑起性别对立的不是所谓的拳师，而是不平等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压抑和矛盾。

男性确实是当下性别制度的受益者，却也是受害者。森冈正博说，“很多女性主义者最大的盲点，可能是没有看到男人的自我厌恶问题”，“作为一个男人，明明在恋爱、性爱、性等方面伤痕累累，却要装作什么痛感也没有，说自己是无伤的加害者，一直就这么欺骗自己，

以这种方式让自己去适应社会构造”。这一方面，也应该是“男人的路径”的一部分。参与者超过26万，这个人数超过了韩国男性人口的1%，和韩国的出租车数量一样常见；N号房运营者、曾对女性施以凌辱和暴力的赵主彬，在之前的生活中也表达过尊重女性的观点。这两件事都是令人诧异的：前者的普遍性和后者的两面性。对于导致这两种现象的原因，我们有一个猜想：父权制教育了他们“男性是主体，男性是支配方”，但现实生活中的支配方往往是资本更加丰厚的其他男性，而为了展现自我的“支配性”，他们转向了观看、制造虐待女性的色情片。因此，这两者或许是男性出于权力感的渴望而诞生的现象。

著名女性向、道德的色情片导演Erika Lust曾讲过，当她在观看主流色情片的时候，虽然她的身体是被唤醒了的，但她的脑海不是；对于需要自己探索性的女性而言，她们中的大部分都不会对着排尿、排便的生殖器产生性欲。但厕所偷拍在许多男性中却受到极大的欢迎，性别文化甚至规训了一些男性的性欲：只要见到红唇、短裤、裸露的性器官便能产生性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些可悲的。但同为被规训者，如果不能对更加弱势的一方产生共情，并合力解决根本的问题，那么情况只会更糟。

所以，在看见了这个厌女的社会，这个用性别规则规训了每一个人的社会之后，我们总应该去做点什么。发声或者行动，因为沉默的，都是加害者。

---

最后，如果你希望为女性做些什么，但又并不清楚具体有哪些渠道，可以点击[阅读原文](#)加入“反家暴小疫苗”，一起帮助身边正在承受家暴的女性吧！

作者 | 青柠, +, zm

排版 | 糕糕



《“我自己把血擦掉去睡觉了” | 反家暴小疫苗的自述》

[阅读原文](#)